

〔英国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著

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

管绍淳 孙怀谕译

. 45
56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〔英国〕阿加莎·克里斯蒂著

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

管绍淳 孙怀瑜译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九 乌鲁木齐

Agatha Christie
The Mysterious Affair at Styles

Pan Books Ltd (London)

根据：一九六三年再版、第十一次印刷本译

斯泰尔斯的神秘案件

*

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
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

新疆新华印刷厂排版

兰州7219工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$6\frac{1}{2}$ 印张

1980年5月第1版 198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0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8·74 定价：0.46 元

本书简介

本书是英国著名女侦探小说家阿加莎·克里斯蒂的处女作，出版于一九二〇年。本书是根据一九六三年再版本第十一次印刷的英文版本翻译的。她的作品特色是：情节曲折、结构严谨，具有严密的逻辑推理。

本书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在英国的一个偏僻庄园——斯泰尔斯庄园发生的一件谋杀案。庄园的女主人英格尔索普太太被人用烈性毒药番木鳖碱毒死。比利时著名侦探赫格尔·波洛通过细致的侦查，合情的推理，排除各种假象，终于揪出了真正的杀人凶手。

第一章 我去斯泰尔斯

当时被称作“斯泰尔斯案”的案子，在公众中引起的强烈兴趣，现在已经减弱了。然而，由于它在世界上引起的纷纷谣传，我的朋友波洛和家属本身，都要求我把故事详细写出来。我们相信，这样做可以使得现在还流传的谣言消沉下去。

我先简短地谈一谈，我怎样同这件事联系起来的。

我从前线受伤回来，在烦闷的疗养院里过了几个月之后，获得了一个月的病假。我没有近亲密友，正当我不知该干什么的时候，碰到了约翰·卡文迪什。近几年，我很少碰到他。老实说，我并不太熟悉他，因为他比我大十五岁还多，虽然很难看出他已经四十五岁了。不过，我小的时候，常去斯泰尔斯住上一个时期。这里是他妈妈在埃塞克斯的产业。

我们好好地扯了一阵过去的日子。他邀请我去斯泰尔斯度假期。

“过了这么多年，妈妈见到你一定很高兴。”他说。

我问：“你妈妈身体好吗？”

“嗯，很好。我想你知道她又结婚了吧？”

听了这话，我竭力掩饰住惊奇的神色。卡文迪什太太同约翰的父亲结婚时，约翰的父亲是有两个小孩的鳏夫。我记得，她是个漂亮的中年妇女，现在不小于七十岁了吧。我记得她是

个精力充沛、独断独行的人。喜欢搞慈善事业，迷恋于义卖会和妇女俱乐部。她也是个很温柔的女人，自己有着一笔可观的财产。

他们在乡下的产业——斯泰尔斯庄园，是卡文迪什先生婚前购置的。他生前完全处于妻子的影响下，而且愈来愈这样。当他临死的时候，他把庄园和大部分收入留给妻子活着时支配。这样的安排显然对两个儿子是不公道的。不过，继母对两个儿子始终很好。事实上，他们的父亲再婚时，他们太小了，因此就把她当作自己的生母。

劳伦斯是弟弟，是个秀美的年轻人。他是学医的，但是很早就放弃了医学的职业，在家里追逐他的文学爱好，但是他的诗却从来没有发表过。

约翰曾经当过律师，后来就过着标准的乡绅生活。两年前结婚，同妻子住在斯泰尔斯。不过我想他大概宁愿妈妈多给他些生活费用，自己另外组织个家庭。然而，卡文迪什太太是个喜欢按自己主意行事，同时，也要求别人照她的主意办事的贵夫人。在这件事上，主动权确实是她掌握的，因为钱袋在她手上。

约翰注意到我听到他妈妈又结婚的消息时的惊奇神色，就苦笑了。

“是有点不象话！”他不愉快地说，“我告诉你，黑斯廷斯，这确实使我们的日子相当难过。至于伊维^{〔注〕}——哦，你记得伊维吗？”

“不记得。”

〔注〕：伊维——伊夫林的昵称。——译者

“哦，她是你走了后来的。她是妈妈的从伴，什么也会干的万事通！老伊维真是个能干人，并不年轻漂亮，但是很讨人喜欢。”

“你刚才正要说……”

“哦，这家伙！不知道他是从哪儿钻出来的，自称是伊维的远房表亲，连伊维也搞不清他们的亲戚关系。谁也看得出这个家伙是个道地的流浪汉。他留着一把黑胡子，不管什么天气都穿着一双漆皮长筒靴。妈妈一见到他就象棉花一样地软化了，让他当秘书——你记得她老爱组织上百个协会吗？”

我点了点头。

“对啦，战争^{〔注〕}使她把上百个变成上千个了。那个家伙显然对她是有用的。可是，三个月前，她忽然宣布同艾尔弗雷德订婚了。我们个个都吃惊得目瞪口呆！那家伙至少比她年轻二十岁！这是毫不掩饰的为了猎取财产。但是事情就是这样——她是‘自己的’女主人，接着她就同他结婚了。”

“这使你们的处境一定更困难。”

“困难！简直是见鬼！”

三天之后，我就在斯泰尔斯的玛丽车站下了火车。这是个荒凉的小站，座落在绿色田野和乡村小路之中，简直没有存在的理由。约翰·卡文迪什在车站上等我，一同出站上了汽车。

“你看，还有一两滴汽油可用，”他说，“这主要靠妈妈的活动力。”

斯泰尔斯村离玛丽车站约两英里，而斯泰尔斯庄园座落在车站的另一个方向约一英里。这是宁静、温暖的七月上旬的一

〔注〕：指1914—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。——译者

天。在午后的阳光下，看着埃塞克斯的绿色而宁静的田野，简直不能相信在不远的地方，一场大战正处于关键时刻。我感到我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里了。当我们转过木门时，约翰说：

“我怕你会感到这里太寂静了，黑斯廷斯。”

“亲爱的伙伴，这正是我所期望的。”

“噢！如果要过懒散的生活，这里是足够愉快的了。我每星期教练义务兵两次，另外，经营农场。我的妻子有规律地‘在地里’劳动。她五点起床，去挤牛奶。在地里一直到吃中午饭时回来。这种日子够舒适的了——如果不是有艾尔弗雷德·英格尔索普这个家伙的话。”他突然把汽车刹住，看了看表。

“我想顺便把辛西娅带回去。啊，不行，她现在还在医院里。”

“辛西娅！你的妻子吗？”

“不，我母亲的义女，她老同学的女儿。她老同学嫁了个滑头律师，遭到遗弃。辛西娅就成了孤女，并且身无分文。我母亲收养了她。辛西娅同我们在一起已经近两年了。她在塔德明斯特的红十字会医院工作，离这里七英里。”

说完又开动了汽车，在一幢很好的老房子前停下。一个穿格子呢裙子的妇女正弯着腰在花坛上劳动。看到我们就直起身来。

“喂！伊维，这是我们的伤兵英雄黑斯廷斯先生。这是霍华德小姐。”

霍华德小姐热情地同我握手，几乎令我感到疼痛。我看到她那被晒红的脸上有一对非常蓝的眼睛。这是一个四十岁左右、看上去挺顺眼的妇女。她身材魁梧，和她的身体相称的脚上穿着一双质地很好的厚靴子。我发现她说话象拍发电报一样，然而声调低沉，音量大得象男人。

“除不完的杂草，象房子着了火样的旺盛。可要当心把你也要拖来除草！”

“我能够帮忙就太高兴了。”我回答说。

“不说这些，没用。希望你以后不说这些客气话。”

“伊维，你真会调笑，”约翰说，“今天茶在哪里，里面还是外边？”

“外边。这样好的天气，不能圈在房子里。”

“来吧！今天你的园艺劳动已经足够的了。你知道那句老话：‘给多少钱，干多少活’，来休息一下吧！”

“好，”霍华德小姐说着摘掉了她的劳动手套，“我同意你的话。”

她沿着房子在前引路。到那里，茶已经摆在大枫树的荫影下了。

一位妇女从椅子上站起来，迎着我们走了几步。

约翰说：“我的妻子。”

我永远记得对玛丽·卡文迪什的第一次印象。她身段高而苗条，那双从来没有见过的神奇的黄褐色眼睛中，象火星一样的闪着光。在显得沉静、自信、优雅而有教养的风度中，蕴藏着不驯服的性格。所有这些，在我记忆中一直燃烧着，始终不会忘掉。

她小声而清楚地用几个字向我问好和表示欢迎。当我坐进藤椅里时，我对接受了约翰的邀请而感到十分满意。卡文迪什太太给了我一杯茶。她几句话就显著增强了她给我的初次印象。她是个十分富于幻想的妇女。有专心的听者，说话人就得到了鼓励。我幽默地讲了一些疗养院里的小故事。我可以自夸，这些使得女主人很感兴趣。约翰当然是个好人，但是很难

说他是个好的谈论家。

正当这时，一个很熟悉的声音，从我旁边的落地窗里飘过来。

“那么，艾尔弗雷德，你喝茶后写信给公主，我自己给塔德明斯特夫人写信，请她第二天来。或者我们等到公主回信后再定。如果公主拒绝，那么塔德明斯特夫人可以出席第一天的开幕式，克罗斯贝夫人第二天来。然后，公爵夫人主持校庆。”

接着，传来一个男人的讷讷声，和英格尔索普太太提高了声音的回答：

“对，当然，喝过茶以后再干更好。你想得多么周到，亲爱的艾尔弗雷德。”

落地窗开得宽了一点，一位具有主人风度的雍容的白发老夫人，已经站在窗外的草地上。一个男人恭顺地跟着她。

英格尔索普太太向我问好。

“啊哟！黑斯廷斯先生，隔了这些年又见到你，不高兴才怪呢！心爱的艾尔弗雷德，这是黑斯廷斯先生。他是我的丈夫。”

我好奇地注意“心爱的艾尔弗雷德”这个称呼。他当然给我一个很不协调的感受。我并不奇怪约翰为什么对他的胡子那么反感，它是那样出奇的长，又是那样出奇的黑。这人带着金边夹鼻眼镜，面貌奇特而毫无表情。我感到，这样的人，在舞台上见到是自然的，而在实际生活中却是没有的。他说话油滑，声音低沉。把木头一样僵硬的手放在我手里说：

“很高兴，黑斯廷斯先生。”然后，转向他的妻子说，“最亲爱的埃米莉，我看这个坐垫有点湿了。”

她用最温柔的眼光，溺爱地望着他。他使她变成另外一个

人了。一个在其它方面通情达理的妇女，竟会产生这样奇怪的迷恋！

由于英格尔索普先生的到来，一种压抑的和含着敌意的情绪，在在座的人中升起来了。尤其是霍华德小姐，毫不掩饰她的情绪。然而，英格尔索普太太好象什么也没注意到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她的口才很好，这些年来似乎一点也没有变。她滔滔不绝地谈论她所组织的即将举行的义卖会。偶尔问一下她丈夫关于天数和日期的问题。他呢，一直是那样殷勤小心。我一开始就深深地讨厌他。我不是自夸，我的初次判断经常是英明的。

这时，英格尔索普太太又转换了话题，谈到伊夫林·霍华德写的信。她丈夫坦率地问我：

“黑斯廷斯先生，当兵是你的正规职业吗？”

“不，战前我在洛德的学校里。”

“战争结束后你还回那里去吗？”

“可能，也可能另有新的开端。”

玛丽·卡文迪什向我们凑过来，说：“如果根据你的爱好，你会选择个什么样的职业？”

“噢！”

“没有秘密嗜好？”她问，“告诉我，你被什么吸引着？每个人都会这样的，通常是些荒唐的事。”

“你会笑我的。”

她微笑了下说：“也许。”

“好，我有个秘密，我想当个侦探！”

“真的吗？当官方侦探，还是当歇洛克·福尔摩斯？”

“当然当歇洛克·福尔摩斯啦。我真敬慕这个职业。有一

次，我在比利时遇到一个人，是个很著名的侦探。他大大地激发了我的兴趣。他是个神奇的、小个子的人，总爱说侦探工作纯粹是个方法问题。我的思想体系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。当然，我把他的思想又进一步发展了。他是个有趣的小个子，很讲究穿着，但是出奇的聪明。”

“我喜欢看好的侦探小说，”霍华德小姐说，“虽然里面有大量无用的文字。罪犯到最后一章才被揭露出来，每个人都受到怀疑。其实，真正的罪犯，你是能够立即知道的。”

“还有很多没有破的案子哩！”我反驳说。

“警察没有用，只有当事人是清楚的，还有家族。你不能骗他们，他们知道。”

“也不一定。”我兴致高了，说，“你想，如果你被卷入一个案件，倘使说是一件谋杀案，你也能正确地说出凶手来么？”

“我当然能够。虽然我不能象律师那样提出一堆证据，但是我当然知道。如果他在我身旁，连我的手指尖也会感觉到是哪一个混账男人的。”

“凶手也可能是女的。”我提醒说。

“可能，然而谋杀是强暴的罪行，多半是男人干的。”

“毒杀案就未必如此了。”卡文迪什太太清晰的声音使我吃了一惊。“鲍尔斯太因医生昨天还说，可能某些很不普通的毒药，连医务工作者也不知道。因而或许有着数不清的毒害事件没有受到怀疑。”

“什么？玛丽，多么可怕的谈话！”英格尔索普太太叫起来了。“这使我感到好象有只鹅在我的坟上走路，太可怕了。哦！辛西娅来了！”

一个穿着红十字会制服的年轻姑娘轻盈地穿过草地走来。

“怎么啦，辛西娅，你今天回来晚了？这位是黑斯廷斯先生，——这位是默多克小姐。”

辛西娅·默多克是个青春焕发的年轻人，充满着生命力和精力。她脱掉了帽子。我很欣赏她那有着蓬松的大波浪的褐色头发，以及纤细洁白的手。如果她再有黑眼睛和黑睫毛，就是个美人了。

她在约翰旁边坐下来，我给了她一片夹肉面包。她微笑了一下说：

“坐在草地上，不更好吗？”

我顺从地坐了下去。

“默多克小姐，你不是在塔德明斯特工作吗？”

她点了点头说：“由于我的罪孽。”

“他们跟你捣乱吗？”我微笑着问。

“我倒要看看他们可敢！”辛西娅威严地说。

“我有个表亲是护士，”我说，“她就怕当护士。”

“不奇怪。黑斯廷斯先生，你知道，护士都这样，她们都这样！你想象不出来的！但是谢天谢地，我不是护士，我在药房工作。”

“那么你毒死了多少人了？”我微笑着问。

辛西娅也笑了，说：“成百了！”

“辛西娅，”英格尔索普太太叫了她一声。“你可以帮我写一些笔记吗？”

“当然可以，埃米莉阿姨。”

她敏捷地跳起来。从态度上，我看得出她是处于依附地位，而慈爱的英格尔索普太太是不允许她把这一点忘掉的。

女主人转向我说：“约翰会领你去住房。七点半吃晚饭。我们已经把晚午餐免掉一些时候了。我们一个会员的妻子塔德明斯特夫人——就是现在的那个埃伯特斯贝莱爵士的女儿——也是这样的。她同我都认为，我们要做节约的模范。我们现在过的是战争时期的生活，即使每一张用过的废纸，也要收集起来，装在袋里送走。”

我表示了谢意。约翰领我进了房子，走上宽阔的楼梯。从楼梯可以分别到房子的左右两翼去。我的房间在左翼，可以看到花园。

约翰走了。几分钟后，我隔窗看见他同辛西娅·默多克手臂挽着手臂慢步穿过草地。这时，我听到英格尔索普太太叫辛西娅，她立即急忙地跑回房子去了。在这同一时刻，一个男人从树影里走了出来，慢慢地向同一个方向走去。这男人看起来有四十来岁，脸色很黑而且刮得很光，神情很忧郁。看起来他被一种强烈的感情控制着。他走过去时抬头看着我的窗子。我认识他，虽然十五年没见了，他的变化很大。他是约翰的弟弟，劳伦斯·卡文迪什。我奇怪的是他脸上那奇特的表情。

一会儿我就把他忘掉了，开始处理我的私事。

黄昏过得很愉快。夜里我梦见那个神秘的妇女——玛丽·卡文迪什。

第二天早晨，阳光明媚，我充满着愉快的期望的心情。

午餐前我一直没有见到卡文迪什太太。午餐后，她主动同我一起散步。我们在树林里漫游了一个迷人的下午，回来时已经五点钟了。

当我们走进大客厅时，约翰向我们招手，要我们两人一起去吸烟室。我从他的脸色立即就看出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

了。我们跟着他进去，把门关好。

“玛丽，你看，糟糕了。伊维受到了艾尔弗雷德·英格尔索普的斥责，被解雇了。”

“伊维？解雇了？”

约翰忧郁地点了点头。

“是的。你看，她去母亲那里了，还……哦，伊维来了。”

霍华德小姐走了进来。她双唇紧闭，拿着个小包裹，看起来很激动，已经下了决心了。

“不论怎样，”她喊道，“我已经把话说出来了。”

“我的好伊夫林，”卡文迪什太太叫道，“真的吗？”

霍华德小姐严肃地点点头，说：“当然真的！我对埃米莉说了一些事情，她不会忘掉，也不会原谅的。我不管他们高兴不高兴。也可能把我的话当耳边风。我直截了当地说：‘埃米莉，你是位老妇人，再没有比老笨蛋更笨的了。那个男人比你年轻二十岁，你别愚弄自己了。他为什么同你结婚，钱！别让他拿到太多的钱。村民雷克斯娶了个很漂亮的老婆。你去问问你的艾尔弗雷德，他到那里去混过多少时候！’她当然很愤怒。我继续说：‘我是来警告你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听。那个家伙会马上把你谋杀在床上的，他是个恶棍。你对我说什么都行，但是要记住我告诉你的话：那个家伙是个恶棍！’”

“她怎么说？”

霍华德小姐皱紧了眉头回答：

“‘心爱的艾尔弗雷德’……‘最亲爱的艾尔弗雷德’……‘恶毒的毁谤’……‘恶毒的谎话’……‘恶毒的女人’，她说我诬蔑她的‘亲爱的丈夫’！因此，我最好马上就离开。我要走了。”

“现在就走？”

“就在这一分钟。”

我们坐着凝望着她。最后，约翰·卡文迪什觉得劝说也没用了，就去查看火车开车时刻。他的妻子跟着他，讷讷地说着关于劝说英格尔索普太太再好好地考虑一下这事的话。

霍华德小姐留在房间里，脸色变得和缓了些，向我热切地靠近来。

“黑斯廷斯先生，你是个诚实人，我可以信赖你吗？”

我有点吃惊。她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，悄悄地说：

“黑斯廷斯先生，请你照顾她。可怜的埃米莉。他们是一群鲨鱼，他们每一个都是鲨鱼。哦，我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。他们没有一个不是千方百计设法从她那里弄到钱。我已经尽力地保护她。现在我走了，他们会向她扑上去的。”

“霍华德小姐，当然，我会尽力做好每件事的。”我说。

“但是我认为你是太激动，太过于紧张了。”

她缓慢地摇着食指打断我的话：

“年轻人，相信我。我在世界上活得比你久。我的全部请求就是你把眼睛睁大，你就会明白我说的话的意义了。”

窗外，传来了汽车的声音。霍华德小姐向门口走去，约翰已经在门外叫了。当她抓住门把时，她转过身来向我点头说：

“黑斯廷斯先生，最重要的，注意那个魔鬼——她的丈夫。”

时间不多了，霍华德小姐在一片挽留声和再见声的大合唱中离去。英格尔索普夫妇没有出来。

汽车开走后，卡文迪什太太突然离开大家，穿过草地，去迎接一个留胡子的高个子男人，那个男人正向房子走来。她同

他握手时，脸上呈现了红晕。

“他是谁？”我尖声地问。我本能地猜疑这个男人。

“鲍尔斯太因医生。”约翰简短地回答。

“鲍尔斯太因医生又是谁呢？”

“他住在这村子里调养脑损伤。他是伦敦的专家，一个很聪明的人。我相信他是毒药方面最内行的专家。”

“他也是玛丽最体面的朋友。”辛西娅脱口而出地说。

约翰·卡文迪什皱着眉头，改变了话题。

“黑斯廷斯先生，我们一起闲逛一会儿吧。这事真糟糕，伊夫林·霍华德小姐虽然时常说些粗话，但是，在英国没有比她更可靠的朋友了。”

他选着小路，穿过田野。我们走过树林，到了地产那边的村庄。

我们回来时经过一家门口，一个吉卜赛型的美貌年轻姑娘迎面走来。她向我们微笑并鞠了一躬。

“好一个漂亮的姑娘。”我赞美地说。

约翰把脸板了起来。

“这是雷克斯太太。”

“就是霍华德小姐说的……”

“就是。”约翰带着不必要的粗暴哼了一声。

我想着大房子里的白发老夫人，以及这张活泼而恶毒地向着我们微笑的脸，一个模糊的令人寒栗的预兆爬上了我的心头。我想赶快把它摆脱。

“斯泰尔斯真是有光荣传统的。”我对约翰说。

约翰忧郁地点点头。

“是的，这是一份好财富。它有一天要归我的。如果当初